

地窖

■冯毅

地窖,几十年前冀东平原上乡亲们储存食物的专用设施。我小的时候,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座甚至几座地窖。对于它的用途,也是长大后才慢慢认知的。

挖地窖,一般会在自家院落,也可在房前屋后的宽敞地方,但地势要尽量高一些。地窖要垂直挖下去四五米之后,再向一侧挖,形成一个或圆或方的空间,有点类似于现在楼房的地下室。多数人家要在春天早早把地窖挖好,待到秋天之后就可派上用场了。

孩提时代,只觉得挖地窖是件好玩的事。街坊邻居谁家挖地窖时,一定要前去瞅个热闹。十多岁后,也帮挖窖的大人们干点活。他们在下边挖下的土,装到不大的竹筐子内,我在上边用绳提上来,再把筐子顺下去。但小孩子干活没长性,常常是帮着提几筐便又玩去了,让下面挖窖的人急地直喊。

秋天到了,这是比挖地窖更让人兴奋的日子。家家都忙着往地窖里存东西。大白菜、老南瓜、红薯、

土豆……然后,再用柴草和石块把窖口紧紧压住。尽管这都是些不值钱的玩艺,但却是每家每户冬天和来年春季的果腹之物。可以说,地窖,维系着当时庄稼人的生命啊!

尤其是待到第二年春天,地窖冬暖夏凉的保鲜储存功能就彻底显现了。你听,左邻右舍的人家纷纷开始喊了:去地窖拿棵白菜炒炒吃!去地窖取点红薯焖上……或当家的男人,或半大孩子,答应着下了地窖,取回的食物不腐不烂,鲜亮如初。待中午,一家人便围桌而坐,大快朵颐!

地窖带给乡亲们的也有难忘的悲伤。有一年,村东头老杨家挖地窖时塌了方,父子二人一同被埋在下边丧了命,前邻老张家大小子下地窖取红薯时摔折了腿……

如今,村里家家户户有了冰箱或冰柜,新鲜蔬菜应有尽有,且再也不用大量存放白菜、红薯之类的食物。

地窖,已悄然消失在乡村。但艰辛的往事、乡亲们的智慧以及对好日子的珍爱,当永不能忘却啊!

生活手记

心灵发送

丈量时光

■王纯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总能发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阳光明亮,影子像一只神奇的小狗,追着你跑。有段时间,我特别想用尺子量一下,早晨的影子有多长,中午的影子有多短。影子每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告诉我时光是如何从清晨走到日暮的。

上小学时,村里最老的一棵树被伐倒了。男女老少都来围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很多人在数年轮。那一圈圈的年轮,并不是很规则,宽宽窄窄,很随意的样子;粗糙的纹路上,有斑驳的印记。

细密的年轮,像巨大而神秘的符号,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其中的奥秘。有人说,年轮稀疏代表那些年雨水多,年轮密集代表那些年干旱。我觉得很神奇,难道时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录在案了?风雨沧桑都留在了年轮里,连时光缝隙里的故事,也都隐约在老树每一个细纹里面。年轮忠实而虔诚,彰显着对时光的赤诚和敬畏,也帮人们丈量时光。

你认真观察过一件古董吗?那些穿越了千年时光、依旧保存完好的古代器物,真的是会说话的历史。它们能够把时光的痕迹记录到每个细节中。古董特有的色彩和温厚的光泽,诉说着它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也诉说着岁月流逝中点点滴滴的过往;它们丈量着人们抵达遥远年代的距离,也丈量着悠远而漫长的时光。

一件古董,静默在角落里,流转在时光里,给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沧桑感和悲怆感——多少人和事都已湮灭,只有器物在千年万载的时光里留下不灭的踪迹。流光转眼一飞梭,能够留下来丈量时光的,也不过是有限的一些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时光无言,时光无声,一鳞半爪的痕迹,便是时光的脚印。

人有一种丈量时光的本能意愿。我们总想在时光里留下些什么,所以千方百计去丈量时光的长度,以便在长长短短的时光里书写属于自己的叙事诗。古人发明了沙漏来丈量时光,发明者必定是细腻深刻之人,能够真切表达时光流逝的感受。你看那缓缓漏掉的细沙,分明就是光阴流逝、无可挽回的状态。后来又出现了钟表,可以更清晰准确地丈量时光了。一天有多长,那么清楚无误,每一秒的“滴嗒”声,就是在放大了时光游走的声音。

丈量时光,让我们更冷静理智地审视生命。生命的每个阶段,我们对时光的感受是不同的。少年时,我们总盼着长大,那时候觉得时光好慢;长大后,却觉得,一年的时光简直就是转眼之间,一辈子的时光也不过是瞬息而过。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真的是这样啊,一生一世,不过是一朝一暮。我们成年人害怕老去,所以总嫌时光流逝太快。而孩子总嫌时光太慢,因为他们手里有大把的时光。史铁生文中写过:“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园满得冒着尖;老人弯腰,是看园中已经见底。”时光的流逝,对我们来说都有最真切体验。

很多事物,都在帮我们丈量时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背一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就是在丈量光阴啊!当时并未完全领会其中含义,多年后重新回味,才发现这句最简单的话,才是对光阴最好的解读。

童年的味道

■绿袖

液化气罐上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灶上的小炒锅里韭菜段儿翠绿欲滴,香肠丝儿泛着红油,冒着香气……爸爸扎着靛蓝色印花的小围裙,哼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愉快地翻炒着。我伸长了脖子站在一旁拼命地吞着口水,都忘记了要对爸爸说“我今天考试数学考了一百分,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间操的大操场上朗读”。

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那盘留在记忆里喷香的韭菜炒香肠深刻地印在脑海里。

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无暇照顾我和弟弟,我就被送到乡下的外婆家寄养。外公去世早,外婆独居,她年纪大了,弯腰驼背,据说外婆的祖上是旗人的后代。

外婆不识字,也不会用液化气罐,做饭用的是农村那种连着土炕的大铁锅,很多菜都在大锅里蒸到软烂。外婆给我做的最频繁的菜式,就是那道鸡蛋葱花羹,以至于我长大以后很多年很怕闻到鸡蛋葱花羹的味道,虽然那时候是极其美味的。外婆拮据的生活消费里,能每天保证我的蛋白质供应,也算对我宠爱有加了,所以我与外婆的感情十分深厚。

那天,外婆身体不适,被大舅接去医院看病了,而我则被爸爸妈妈从学校接回了家。我要回家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哪个小孩子不渴望天天环绕父母膝下,富贵不求,只求那份天伦之乐呢?可那时候,

我就像现在的“留守儿童”一般,和爸爸妈妈弟弟团聚的机会少得可怜!

爸爸那天炒了两个菜,其它的我没印象了,我只记得那盘韭菜炒香肠,因为外婆平时没有做过,而且这荤菜只在家有重要客人或是节日里才可以吃到。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香喷喷的白米饭,就着韭菜炒香肠,妈妈慈爱地说“慢点儿、慢点儿”可她和爸爸却吃得很少,只顾着给我们姐弟俩盛饭夹菜了。

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过节有好吃好喝的家庭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家还是那一条街上第一个安装电视、第一个买双卡录音机的家庭。那天,我看了自己喜欢的动画片,觉得那天的自己幸福得像个小公主。

时光流逝,转眼人到中年的我,感叹时光如梭,虽然现在吃喝不愁了,但我从艰难的童年时代走到今天,也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是个商人,但内心的质朴依然存在,在做生意的时候,始终心怀真诚仁义,不欺不诈,因为外婆也经常对我说“人心要善”。

韭菜炒香肠早已经被屏蔽在我家的菜谱之外了。因为孩子嫌弃韭菜味道怪,而我则害怕血脂高,再加上近年来香肠被传添加了瘦肉精、防腐剂等,当属“垃圾食品”,唯恐避之不及,哪还敢吃?但记忆里的那盘韭菜炒香肠,是整个童年最美好的味道。

人生百味

花开诗旅

柿子高挂

■祝相宽



我想写一写村中的柿子树
正值深秋,灯笼一样的红柿子
挂满每一条街巷

随便走进一条街
都像赶赴一场盛大的盛宴
必须经过张灯结彩的长廊

我不是来赴宴的
只想用心品味一枚柿子
用苦涩熬制的蜜糖

我还想写一首诗
把柿子树比喻成秋天的祖国
一枚柿子就是一个村庄

我还要留影,悬挂于书斋
借一枚柿子之光,照亮
我此后写下的诗行

【初雪】

晓云裹玉驱尘埃,
玉叶琼枝雪中歪。
松柏长青青何处?
满枝丝纱天落白。
冬中青稞润滋喜,
红梅却怨雪迟来!
人间混沌一雪净,
夜月星辰明云外!
——赵福永

【河边芦花】

万顷蒹葭沿岸长,
亭亭玉立享秋光。
隔林枫叶红于火,
绕壑芦花白似霜。
河面落英随水逝,
堤边飞絮逐风扬。
茫茫苇荡翩翩舞,
更有温情深处藏。
——王志明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
台号码为1563073072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
短信留言。

【冬雨】

敲响了夜色,湿润了树枝,哦,冬雨,你来得及时!投入你的怀抱,成了你的孩儿。吻你的腿柔软软,吮你的奶甜丝丝。一幅遥远的画,一卷丰腴的诗。
——张培勋